

与祖国同频共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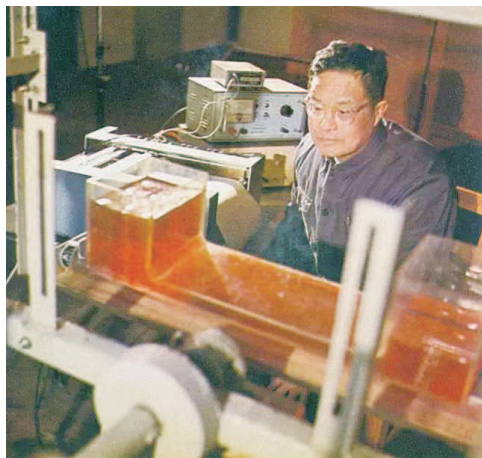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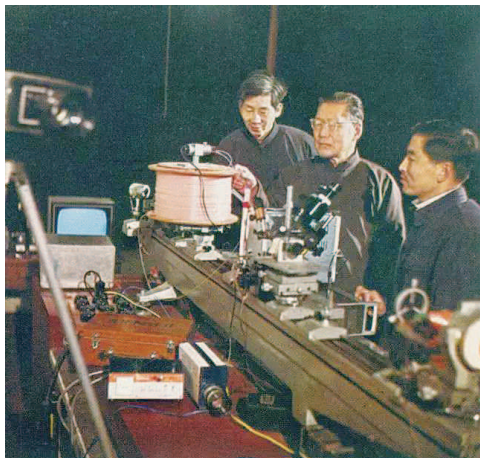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交大77、78级学子追忆爱国奋斗故事

40年前，一声恢复高考的春雷唤醒了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。怀着无尽的憧憬，带着求知的渴望，2800余名学子从工厂、农村、部队、学校等汇聚到上海交通大学。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，同时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。

他们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具特殊意义的一个群体——“77、78级”。

在大学校园里度过如饥似渴地学习的生涯，他们离开因改革开放而再获新生的上海交通大学，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时间里，带着交大人“饮水思源，爱国荣校”的烙印和抱负，奔赴各地，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，与祖国同呼吸、共命运。

因图强而生、与祖国同行，122年间，交大精神始终在交大学子的血管里澎湃流淌。而77、78级投身祖国建设，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经历，激励着年轻人。而将交大精神渗透进神州大地，用青春铸就祖国的繁荣富强，也正是上海交通大学对所有学子的深切期望。



▲ 材料系阮雪冲教授给学生上课。(上图)

▲ 电子工程系张煦教授正在指导学生。(左图)

▲ 船舶工程系杨楮教授正在做实验。(右图)



建功立业： 在自己的岗位上扎根生长

投身祖国最需要的行业和领域，在扎根中生长。40年来，在爱国奋斗情怀的驱使下，交大77、78级校友，不断以累累硕果，践行着自己对祖国的承诺。

1977年，在农村当知青的林忠钦高考结束后被交大的船舶制造系录取。当其他同学毕业后走向政府、行业、学界、商界，林忠钦则继续留在交大工作。在后近30年的工作中，他投身于薄板产品制造与质量控制研究，在汽车板精密成形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的理论和技术突破，为我国汽车车身设计与制造技术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，研究成果在钢铁、汽车、机车、飞机和重大装备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。黄震1978年9月进入交大内燃机专业学习，毕业后留校工作，长期致力于发动机燃烧与排放控制、石油替代途径与新能源汽车、城市大气污染控制及能源战略研究等工作。他还积极探索学科梯队运行管理模式和考核办法，开拓“动力”“能源”“环境”的学科新生长点和交叉点。2010年起，黄震担任上海交大副校长，在学校教学、科研与管理之外，他还积极参与国家发展建言献策。

有人毕业后留在母校，为交大发展贡献青春。也有人进入科研院所，为行业进步添砖加瓦。上海交大机械系78级校友徐青，毕业后被分配进了国防重点单位从事舰船总体设计研究。他择一事，终一生，坚守到今天，成就了作为交大学子，为国防现代化做贡献的奋斗之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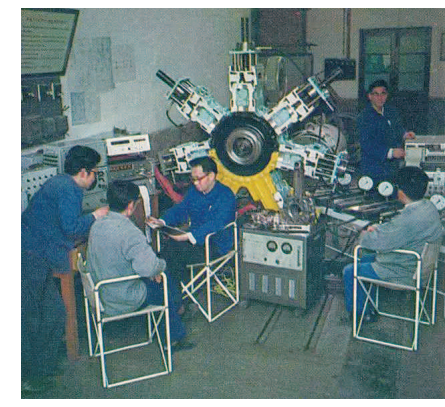
“饮水思源，爱国荣校，实业救国，实业兴邦”，每一个交大学子都不会忘记。尽管已毕业多年，徐青仍然记得老教授不知疲倦讲授着精心准备的课件，并一直受到这种敬业和创新精神的激励。踏上工作岗位，徐青一直秉承“严谨求实、创新奉献”的理念，认认真真做事，踏踏实实做人，潜心学习钻研，成长为多个国家重点型号的总设计师。在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，在全国多个行业的共同努力下，我国首型远海隐身护卫舰终于问世。

之后，徐青还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三代护卫舰，它的服役大大增强了我国海军的短板，并在亚丁湾护航、利比亚和也门撤侨等重大任务中扮演主角，屡立战功。两型舰分别于2010年和201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，徐青作为总设计师，有幸两次登上国家最高领奖台，接受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

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以及交大扎实的开放的课程教育，部分交大77、78级学子还有幸在毕业后，获得了留学深造的机会，并在世界的舞台上取得成就，为祖国和交大增光添彩。



精密仪器实验室。



内燃机实验室。

他们的奋斗经历成为年轻人传承建功立业精神的不竭源泉——

韶华年代只争朝夕， 用青春岁月追回祖国发展失去的时日

改革开放前夕，人才匮乏成为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制约。1977年8月，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会议座谈会，以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果断决策恢复高考。恢复招生的上海交通大学调动一切教学和科研资源，提升教师地位，2800余名交大学子的青春也从他们入学那一刻，融入了祖国发展。

一周90小时学习时间，只为追回失去的青春

77级学生1978年春季入学，78级学生当年秋季入学。据统计，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本科生，年龄最大的32岁，最小的15岁，他们中很多人来大学前有的当过工人，有的做过知青，还有的参加过军，师生同考、兄弟同考的现象比比皆是。但基础知识普遍薄弱，是77、78级学子面临的巨大挑战。

“当时我们每周用于学习的时间高达90小时，这些时间是靠千百‘挤’出来的，挤掉了周末和节假日、娱乐和社交，甚至吃饭和睡觉时间……‘学霸’就是这样炼成的。”回忆起在交大惜时如金的学习生涯，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，77级机械

工程系毕业的姜斯究仍觉着有些难以置信。

上海交通大学校长，77级船舶及海洋工程系的林忠钦院士回忆说，当时大家对知识极度渴望。“上课时，我们总是抢占阶梯教室的前排，认真地做好每一堂课的笔记，还用课余时间补充知识。除了学习，我们会一同在大操场和体育馆挥洒汗水，一起观看露天电影，分赴全国各地的工厂生产实习。我们携手共度美好时光，在红太阳广场合影留念、依依惜别，从此母校成为我们经常想念的故乡。”

刻苦学习的风气在学子中间蔓延。每天清晨的校园，学生在体育锻炼、在背外语；晚上的教室里，坐满了夜自修的学生；熄灯后的宿舍里，学生们还在走廊里、路灯下看书，也有人买手电打着手电看书。78级动力机械工程系硕士时桐回忆说，“入学后数学、政治、算法语言等是大课，全年级研究生同学一起在新上院600号阶梯教室上课。大致一年后，开始进入教研组，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课题研究，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课题研究，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课题研究……”大家学习都很努力，当时学校的计算中心在科学馆，上机需要预约时间，被安排在半夜是常事。

“门槛高，基础厚，要求严”的老交大传统就此恢复，并传承至今

办学历史悠久的交大有着独特的教学传统，50年代，时任交大副校长张鸿将之归纳为“门槛高，基础厚，要求严”，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就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“老交大传统”。恢复高考招生时，学校决心回归“老交大传统”，培养有知识、懂技术、会科研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填补我国科学技术队伍的人才断层。面对求知若渴的学生，学校各门课程都安排了最好的老师，每门课主课配备了辅导教师答疑解惑。

77级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朱红国清楚地记得，上课的老师都是当时极有威望的学者。“当时我们的数学老师上课不用讲义，直接在黑板上推导出一大串公式，特别潇洒。”彼时，校长也走上了讲台讲授专业课；著名电子学家、当年已77岁的时任校长朱物华主动开设“水声工程原理”新课，为研究生授课；上海交通大学时任党委书记邓旭初、副书记刘克也带领机关干部到基层对教学、科研进行全面调研。

“争朝夕，惜时如金——如今的上海交通大学依然延续了这样的风气，校园里诞生了不少‘学术小牛人’，物理与

天文学院的鲍曼就是其中之一。2009年，16岁的鲍曼考入上海交大物理与天文学院，是班里年龄最小的，2013年直升为博士生。入学后，她的“学术时间表”就已列得满满当当：加入赵玉民教授课题组从事原子核方面的研究；在各项学科竞赛中屡获佳绩，赴美国特拉华大学做访问学者……在此期间，她的多篇论文在国际核物理主流期刊发表。鲍曼说，青春的路上，没有一种努力是无用的。

上海交通大学校园里，有无数和鲍曼一样的学子在自己的理想筑梦。五次回聘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，创赛事历史上首个“四连冠”；六次夺得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金牌……一次次“纪录刷新”，记录着交大学子的付出，也是他们美好青春的最好诠释。

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究倡议“学在交大”，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，在新的条件和环境下，营造更浓厚的勤奋学习、崇尚学术的氛围。如今，这所大学深入师生人心。同时，围绕“立德树人，学在交大”，学校开展了新时期教育思想大讨论，师生积极参与、建言献策，全校上下形成合力帮助学子成长成才，让一流人才培养真正成为学校迈向世界一流最重要的基石。

在新疆和田地区，一支由来自不同民族、不同地域的交大学子组成的社会实践团，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支教育人，深入扶贫第一线。

作为上海交通大学首支赴南疆基层开展社会实践的团队，他们的目的地选择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的“北大门”——塔瓦库勒乡。实践团中的新疆籍学生有8人，他们在进入大学以来的学习过程中，发现自己接触和了解家乡的机会也仅限于短短的假期，深入基层更是少之又少。因此，他们更希望通过这次回乡的机会，充分熟悉家乡，为家乡发展做出贡献。

毕业选择：与祖国同向同行

1982年，77、78级两届学生先后毕业，为当时求才若渴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批新生力量。那个年代，国家的基础工业水平落后于欧美国家数十年。强国，是每个爱国青年最大的期盼，而要强国，得先搞基础建设，搞工业建设。

“爱国奉献”是每一位交大学子身上的烙印；“不忘初心，矢志报国”也是交大学子们一直追逐的梦想，而这一切始于40年前。

校史档案馆记录显示，1982年上海交通大学为社会输送的毕业生中，近三分之一被直接分配到郊县和边区。他们告别城市，钻进大山，来到祖国中西部，把青春、汗水和成长，都献给后方的土地，也双手成就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胡可一当时去了江南造船厂。这是中国最历史悠久的造船企业，成立百余年来，为中国输出了一大批高新技术船舶。胡可一是1978年考入上海交大造船系的，那时候，他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之一。当时毕业的“潮流”是“面向基层，面向生产第一线”，这是胡可一毕业后想去造船厂的初心——他希望有一天能用自己画的图纸把船造出来。在随后的时间里，他主持开发设计了几十种船型，2008年获得中国造船工程学会首届“船舶设计大师”称

号。当看到自己亲手绘制的图纸变成一个个钢板部件，再被焊接成一个巨大的船体、分段形成一个庞大的钢铁巨轮时，当这艘巨大的航船满载着国家工业发展的希望航行时，胡可一感受到了莫大的成就感。

对于姜斯究来说，自1978年踏入校门，上海交通大学就是自己学术生涯的起点。毕业后，他进入西安交通大学，开始人工智能领域的神经网络相关研究。1990年，姜斯究进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工作，至今在人工智能领域耕耘已有30余载。姜斯究常常和自己的学生说，要“紧紧抓住世界科技发展脉搏，走出校门感知世界学术前沿，立于方寸之地胸怀国家发展命运，艰苦奋斗创造幸福生活”。30多年来，姜斯究扎根西部，为我国人工智能事业的发展输送了大量的专门人才，从他带领的智能感知与图像理解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走出的学子中，已有百余人成长为我国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。

40年前，交大人投身西部、扎根基层，到祖国最需要的行业和领域建功立业；40年后，交大人依然践行着对祖国的承诺——他们“上天”“入地”“下海”……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到处都是交大人奉献的身影。

2017年底，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

与建筑工程学院博士毕业生柏君勋签下2018届沪高校0000001号就业协议书，他没有选择到待遇优厚的外企，也没有选择到工作环境舒适的大学和科研院所，而是选择投身自己热爱的造船事业，到武昌船舶重工集团的造船一线从事船舶设计和建造工作。

“船厂一线与科研院所的办公室相比，环境和辛苦程度不可同日而语。但对我们学造船的人来说，正是因为船厂的工作艰苦，所以才有必要到船厂一线去奉献我们的才智，借助先进科学技术，不断提升造船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，从而使得造船工人们能够不再那么辛苦。”柏君勋也是中船重工集团下属的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（武汉）引进的第一个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。

像柏君勋这样的交大学子还有很多。近年来，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到中西部、基层和国家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就业的毕业生比例创下新高，毕业生就

业引导率逐年上升。

还在校园里求学的学子，也越来越关注祖国中西部和基层地区的发展。2018年夏天，上海交通大学的828支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分赴祖国大江南北，在基层留下了他们的汗水与脚印。